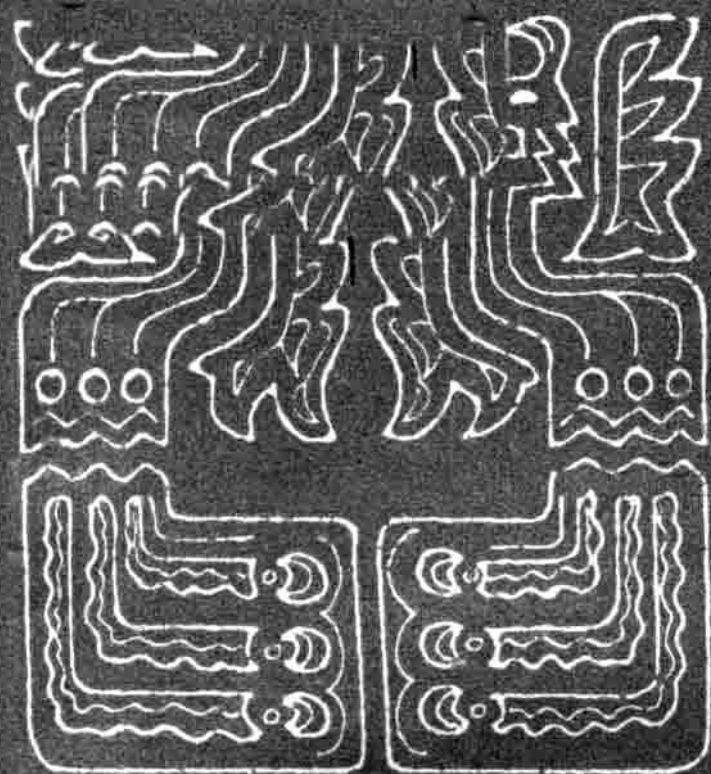


山海经丛书之六十一

死者的报复

——外国怪异故事





山海经丛书之六十一

死者的报复

——外国怪异故事
严大伟编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责任编辑 周德均

封面设计 梁 珊

插图 赵建华

山海经丛书第七辑

(1 — 5)

死者的报复

严大伟编译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6.25 插页1 字数90000 印数00001—30000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405-2/I·377-1 定 价: 2.40 元

目 录

“一个挺好的贼”	1
可怕的巧合	11
错中错	18
冒险君子	26
隐身杀手	35
憎恨时间的人	47
晃过来，晃过去	55
恻隐之心	64
窗上尸影	72
狙击手	100
绿发人	109
死者的报复	127
捉鬼先生	138
恐怖之夜	157

“一个挺好的贼”

我的姨妈诺拉·兰西长相一般，外观沉稳，内心却是善良热情。诺拉当年居住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，她和姨夫的美丽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现今已不复存在的芙蓉镇里。

诺拉在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工作，下班后孤身蛰居在一套小小住宅里。她几乎没有一个来往朋友，亲戚们都说她偌大年纪，恐怕再难寻得个如意郎君。

她的寓所隔壁，住着一位瘦如干柴的琳娜太太。此人特别饶舌，还生有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，专爱窥探和散布别人家窗帘内的私秘，这是她的最大嗜好和生活乐趣。这个女人时常站在窗口窥视诺拉寓所，希冀发现诺拉生活中的一切细枝末节，好到镇里去告诉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。

诺拉对这位邻居无话可说，一回到家就关门看书，或者翻出百看不厌的相片册子，同相片中的每一位已故或远离的亲友说话，陷入深深的回忆。

在办公室里，诺拉的同事中有两位年轻姑娘，她们情窦初开，成天犹如花间枝头鸣啭的小鸟，余下的同事全是结过婚的男人。她还从未遇见过中她心意的男人，虽则她渴望有个丈夫，过上甜蜜的小家庭生活，但却不愿马虎从事，苟且找个男人。诺拉曾有好几次伤心地想，她一定得孤苦伶仃地把日子捱到老年，然后孤寂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诺拉从每周的工资中攒下一个英镑，快积下100英镑了，她没有去存银行，把钱装进一只盒子，藏在家里。她不喜欢银行，也从来没有向人吐露过她有多少积余。这笔钱藏在盒子里，一定十分安全。

夏日来临，在这个美丽的季节，诺拉打算到海滨去度两周假期。海滨上会有不少男子，我已积攒了足够花销的钱了，在那儿过上半个月，可以不再看到琳娜那鬼鬼祟祟招人心烦的面孔了，她这样思忖。

办公室里有不少人都在夏季度假，诺拉很

容易地请准了假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她心情愉快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这天晚上，年迈的摩尔老太来了，她负责定时打扫诺拉的住室内外。

诺拉把要外出度假的事告诉了她：“我将在9月27日回来，那是个星期日，大概在下午5点钟到家。”

“那我就在那天下午5点来，”摩尔老太说，“帮你收拾收拾房子。”

老太太一离开她的屋子，诺拉就想起了自己的钱。她不想把所有的钱都带上，可也不想仍然放在盒子里。钱放在盒子里，在白天可以平安无事，到了夜晚，在没有人的空屋子里就只好说了，因为小偷总是在夜间光临的。

在上床之前，诺拉在房间里四处寻找一个能藏钱的地方。她对墙上的一个画框出了一会神，但终于觉得还不是一个绝对令人放心的地方。

后来，她把钱夹在一本厚书里，放心地上床睡觉了。可是到了次日清晨，诺拉又嘀咕起来，在床上动了半天脑筋，还是想不出个更合适的地方。直到她最后转到客厅，才一眼看到了那只壁炉。

“谁也不会想到壁炉里去看一眼的！”她想。

她找了些旧报纸和一些引火柴，再把那笔钱拿来放在壁炉边的地板上，从这叠钞票里又数出度假用的20英镑，另放在一边。诺拉有两只金戒指，她想随身只带一只，把另一只同钱放在一起。

诺拉把80英镑钞票和一只金戒指用旧报纸包好，塞进壁炉内，再用一些揉成团的报纸和引火柴盖在上面。

“这一下可以放心了！”她满意地想。当她下意识地朝窗口看去时，诺拉不由笑出声来，她看到对面那个无所事事的琳娜正扒在自家的窗口，拼命想看清她在干什么呢。

“得了，我可以有两个星期看不到你的尊容啦！”诺拉从地板上拿起20英镑钞票，走向她那只已整理好的旅行皮箱。

越是丰富多彩的生活越是过得飞快，海滨的两个星期一晃而过，但是，诺拉没有遇上一个中意的男子。在回返的火车上，她听着雨点打在车窗玻璃上的丁冬声，惆怅的心情又袭上心头。到家的时候依然雨脚未断，隔壁琳娜家的玻璃窗上雨水在一条条往下流，但还能看出

那里面有一对目光在熠熠闪烁。摩尔老太很守约，正站在她家门口。“生活又恢复了原貌！”诺拉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她同摩尔老太走进屋里。诺拉的身上很湿，老太太劝她赶紧上卧室去换件衣服。待她换好衣服下楼来，摩尔老太在楼梯下亲切地告诉她，客厅的炉火已经生旺啦。

“什么？”诺拉大吃一惊，她立即想到了藏在炉膛内的钱！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问了一句，“你是说把壁炉的火点着了？”

未等回答，诺拉飞快冲进客厅，她看到壁炉内正熊熊地舞着火舌。她疯一般地返身去打了一盆水，把它倒进炉膛，急急忙忙地拨开烫手的炭火。可是，早已没有什么钞票了，只有一堆纸灰。

诺拉一下子坐在地板上号啕起来。后来，她又突然止住了哭声。

“我的一只戒指也藏在这儿！”她思忖。于是，她又俯身在炉膛里拨弄起来。

“戒指也没有了，”诺拉伤心地自言自语，她抬起头来，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注视着摩尔老太，“没有了，可火是烧不掉金子的，你

见到一只戒指了吗，摩尔？”

摩尔老太显出生气的样子：“我可没有在你这儿见到什么戒指！”

忽然，老太太又指着窗外，说：“有个人来了。”

诺拉马上从地板上站起来，摩尔老太走出门去。不一会，她同一位警官走了进来。

“晚上好，”警官说，“您就是兰西小姐？”

“是的。”诺拉从来没有同警察打过交道，但他看上去不见得很凶横。

“您丢东西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您问这干吗？”

“您是否离家出过门？”他又问。

“对，我才从海滨回来。”

“我也这么估计，”那警官说，“在十天
前，我的一位同事在这个街区巡行，大约是在
晚上11点钟，他看到您家的窗户开着。我们警
察是很不乐意老百姓的窗户在夜半三更还开着
的，因此，他就走近来朝窗户里张望一番。里
面挺黑，可他还是看到里面有个人。”

“一个贼！”诺拉大叫一声。

“不错，那家伙在壁炉边上。警察也悄悄



地爬进窗户，他发现蹲在壁炉边的是个老头，他的手里有一把钞票，还有一只戒指。于是，我的同行把他带到警察局，我也在那儿有幸见到了那个老头。”警官这样说。

“嘿！”诺拉大声说，“那么，这许多钱没有烧掉！”

“嘿，可不是，现在存放在警察局里呢。”

“他真是个好老头！”诺拉高兴极了。

警官大吃一惊，“您说什么？他是个贼！”

“一个挺好的贼！”她说，“我现在跟您去，把钱拿回来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

他们走了出去，只有摩尔老太很生气地呆在那儿。

在去警察局的路上，诺拉把将钱藏在炉子里的事告诉了警官，他听了不禁大笑起来。

“噢，那老家伙怎么会想到去壁炉里寻找财物的呢？”他不解地说，“这可是个意料不到的藏钱地方，一般人哪会把钱放在这种地方！”

“是呀，”诺拉说，“这一切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谁也没有告诉。”停了一会，她大叫一声，“这是琳娜太太！”

“琳娜太太？她是谁？”

“她就住在我家隔壁，”诺拉告诉他，“她这人最喜欢关心别人家的闲事。那天，她看到我蹲在地板上，很可能也看到炉子边的地板上放着钱。我看到她拼命朝我这儿窥探，没错。我估计，全镇的人都知道我在壁炉里藏钱的事了，那老头当然也就听说了。”

“有道理，”警官说，“他可能是在人们议论时在旁边听到的。”

“您怎么刚好在今晚来找我？”诺拉说。

“我们从摩尔太太口中知道的，她把您的情况全告诉我们了。您让她今天下午去您家，因此我也就来找您了。”

在警察局里，诺拉填了一张表，领回了自己的钱和金戒指。

在离开时，她对那警官说：“多谢您啊，再见！”她显得特别开心。

“一个挺好的姑娘，”警官想，“也挺漂亮！可是她却把钞票藏在壁炉里，她不当做这种事情。”

第二天，诺拉下班回家后不久，那位警官又来敲门了。

“我能否进屋来同您说一会儿话？”他很

有礼貌地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请进！”见到他，她很高兴。

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“我只想说一件事，兰西小姐，”他说，“您以后可不能再把钱放在家里了！为什么不存到银行去？把钱存在银行里可保险多了。”

“是呀，”她说，“看来您说得挺对，我在这个星期就把钱存进去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”说完，他站起来要走，但她请他多坐一会。

“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马上得到局里去，不过，也许明天……”

“对，请明天再来，”诺拉说。

“谢谢，我明天一准来。”

“请明天来这儿吃晚饭，您为我做了不少事。”诺拉感激地说。

他来吃晚饭了。不久，他俩成了好朋友，常常见面。六个月后，我姨妈就同姨夫结了婚，成了很好的一对。亲友们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诺拉姨妈找不到男人的事，但她在壁炉里藏钱的事却永远也不能使他们遗忘。

（编译自〔美〕K·韦伯

《韦伯的故事》）

可怕的巧合

夜色漆黑，这座房子也是一片黑魆魆的，又黑暗又寂静。有两个人悄无声息地向这房子摸近，迅速地穿过一排灌木丛，来到屋前的门廊。他们疾步登上台阶，蹲了下来，在阴影里粗重地喘着气，一面在警觉地侧耳谛听。

一片寂静，除了他们自己的喘气声，四周万籁俱寂。其中一个人小声说：“我们不能在外面多呆，你拿着箱子，让我来试试这串钥匙，得快点儿进去才行！”

他的手摸到了门上的锁孔，一个接一个地试着那串钥匙，显然十分急切。

10秒，20秒，30秒，时间流逝得很快。

终于，那汉子用其中的一把钥匙把门打开了。两个人悄悄地潜入屋子，随手关上门，把它锁上。

他们小声嘀咕着，生怕惊醒这座房子的主人。

“我们先察看一下这个房间。”

“小心点儿，海斯蒂！”

“没事儿，他们大概都睡得死沉！”这个叫海斯蒂的人说。他打开一支手电，昏暗的手电光开始在这房间里射来射去。

这是个大房间，看来是个起居室，但地毯被卷了起来，靠在墙边。那些椅子、桌子和睡椅，全用罩布盖着，布上已落满了细细的一层尘埃，犹如一片霜雪。

拿着手电的海斯蒂笑了起来，对他的伙伴说：“哈，布赖奇，我们真交运，这家人都出门啦！”

“嗯……我估计是外出度假了，不过，最好还是证实一下，对吧？”

这两个人踮着脚尖，把其余几个房间走了个遍。的的确确，这幢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，起码有好几个星期不住人了。

这两名窃贼觉得十分幸运，十多天来，连续偷了好几回，还干了两次大的，好运气几乎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他们两人，唯有一次例外。

那个例外就发生在一小时之前，现在想起

来还使他们心惊肉跳。当时真是大意失荆州，由布赖奇驾驶的汽车居然会无意间撞倒一名警察！他们的汽车慌忙逃离现场，后面跟着一大串警车。

眼看就要摆脱警察的追捕，后面一辆警车里射出的一粒子弹击中了他们的油箱，两名窃贼不得不弃车逃跑。

不过，不管运气好不好，现在总算进了这幢空无一人的屋子。失去了汽车，两个人疲惫不堪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。至少在眼下，他们两个人，包括手中那只塞满脏款的皮箱，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。

他们把箱子放在一张桌子上，把它打了开来，里面是摆得整整齐齐的钞票，共有30万美元。

“听着，”布赖奇说，“我们急需一辆汽车，得尽快弄到！这次可不能去偷汽车了，因为这样太危险了。我们必须去买一辆，等天亮后去汽车商店买一辆，在这么小的镇子里，商店一般总得等到上午8点才会开门。”

“不过，”海斯蒂看着钱箱，说，“谁去买车呢？”

“两个人一块儿去！”布赖奇斩钉截铁地